

只学了两天艺的陈晓旭弹古琴一鸣惊人

人物纪实



欧阳奋强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

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承载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电视观众的记忆，也承载了上百个演职人员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斑斓记忆。本书以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的自述，回顾、还原了《红楼梦》这部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的拍摄全过程。

[上期回顾]

张玉屏向王扶林导演推荐了欧阳奋强，刚好王导要到四川选景，就带着邓婕、周岭到了成都，顺便初试欧阳。见面后，王扶林当即决定让欧阳去北京试戏。在北京试完戏后，欧阳回到成都。10多天后，有记者直接找到了欧阳家采访，原来，已经定了他演宝玉。

韩洁和林峰联手开始复仇计划

都市情感



曹洁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美女加才女的韩洁患有心脏病，为了解姐姐的死因只身来到深圳。吴宏家境贫寒，他有操盘天分，笃信君子爱财，当取之有道。这样的两个人相遇，爱得深沉热烈，而另一个叫白婷的女人却把他们的爱情搅乱了。韩洁选择跳楼了断自己。失去了韩洁的吴宏悲伤不已，但他注定要继续纠缠在沉浮不定的期货市场和爱他的白婷之间。

[上期回顾]

通过与总经理以及香港老板的合谋，林峰赚到了很多钱。他打算收手这个危险游戏，在离开之前，他提出要与韩冰一起走。韩冰拒绝了，因为她已经有了身孕。然而，秦雄并不想要这个孩子，他的前妻还诱导韩冰吸毒。绝望的韩冰割腕自杀了。

红楼

拍摄《红楼梦》，里面扮演每一个角色的演员都是导演组万里挑一选出来的，作为演员要得到这样的机会不容易，要在漫长的等待和焦灼的期待之中度日。晓旭也不例外。

全国开始选《红楼梦》的演员，晓旭的一个朋友从《大众电视》上看到这个消息。朋友马上要她写信给剧组自荐。她犹豫了，还是朋友鼓励她直接给导演王扶林写信，告诉王导自己是林黛玉的最佳人选。晓旭觉得不可能，不写。朋友说：“你的外形、气质都接近要求，你也喜爱《红楼梦》，理解林黛玉，就这些也该去试试。”

被朋友这样一说，晓旭便写好了信，还找了一张照片放进信封里面，又把自己刚发表的两首诗剪下来一起放进信封寄给了王导。六天以后，王导回了信，希望晓旭立即去北京面试，但王导做了一次“小人”：食宿自理，如果没有入选，路费不报销。

两天以后晓旭到了，回答了上百个问题，通过了初选，被告知次日见王导。第二天下着大雨，晓旭去了华侨大厦七楼剧组的办公室。王导看见一个苍白瘦弱、一身浅绿色衣裤的女孩子，手里拿着一把滴水的雨伞，他说：“你的情况，白老师、张老师都告诉我了。你来早了，过些时间我们才开始选演员录像，你能在北京等到录像吗？”晓旭说不行，她是瞒着剧团出来的，下午就要坐车回鞍山了。

王导想了一下，就要她留下照片和她写的诗，回家等消息。在晓旭走到电梯口的时

候，王导又说：“把你这次来的火车票收好，下次来的时候好报销。”王导这样一看，晓旭当时就觉得有了希望。

1984年春天，《红楼梦》剧组派专人去了鞍山，和晓旭所在的鞍山歌舞团签了半年的合同，4月1日晚晓旭到了北京圆明园成为“红楼”学员班的学员。林黛玉组有三个候选演员，一个是张蕾，一个是安雯（张静琳），还有一个就是陈晓旭。后来这组演员就剩下张蕾和陈晓旭了。张蕾被否定后，又有一个人选是安徽来的王晓洁，是拉小提琴的专业演员，一个文质彬彬、非常宁静的女孩子。晓旭为此很紧张。有人认为陈晓旭比张蕾更理想，素质比较全面，年轻，有诗人气质，惟一不足的是鼻子有点大。

议来论去，林黛玉的人选也没有定下来，最后还有人提议：晓旭的身体比较瘦弱，看上去好像发育不良的样子，可以去演惜春。这个提议被王导否定了。晓旭也曾经问过同屋的人：“我该试哪个角色的戏？”同屋说：“你不应该去试小姐的戏，你身体看上去没有发育成熟。”晓旭不信，说是自己穿的衣服太大，看不出自己的线条。

后来，晓旭和东方闻樱搭戏演宝玉杜撰林子洞的典故那场戏，就是这个录像片段差不多决定了晓旭演林黛玉，就留下晓旭继续排练黛玉的片段，再作最后的定夺。但是录了几段像，晓旭的片段都不理想。

王导对晓旭说：“……这样一个伟大的著作中的重要人物，没有一定的阅历和表演经验的演员是很难胜任的。说

实话，我对你很不放心！这次录像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好好努力，全国多少双眼睛看着我们哪！”

东方闻樱说：从晓旭开始排黛玉的片段，就是我反串扮演宝玉和她搭戏。因为一组就定下我演探春，所以我和晓旭搭戏特别放得开，演宝玉演得还不错；那时找不到演宝玉的演员，头套都是按照我的头形做的，我就说如果实在找不到演宝玉的演员干脆我来演得了。晓旭吧，当时有压力，虽然她外形像黛玉，心里也有感觉，可这感觉她就是表现不出来，她的片段录像一直都不理想，把我给急的。决定她最后演黛玉的片段录像也是我和她搭戏，我演得特别好，把她给刺激了，她也找到了感觉，这下才完成了任务。

因为每天都要排小品、录像，检查准备的片段，这对我来说比较难。晓旭很着急，就来找我，说：“哪有林妹妹不和宝哥哥一起搭戏的？”晓旭这么认真和主动，我当然不能再拒绝了，就一起到山上找到一个环境好、风景好的地方，她把一根竹竿系上纱巾做的纱兜，往肩上一挑，花锄和花兜都有了。晓旭真聪明！我心底暗暗佩服。对了一遍台词之后开始排戏，就是“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排了一会儿我们都发现，彼此都很拘谨，一举一动就像两个木偶一样。

给我们排戏的刘宗佑老师（扮演贾雨村）露出失望的表情，说：“你们没有交流，没有情，知道吗？”晓旭点头看我，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我。

我也知道。进组之后，我的片段表演总是被否定，不是交流不上，就是情绪不对，自己心里也说不出那种难受的滋味，很是懊丧。还有，在女孩子面前我从来都是不主动的，何况我和晓旭认识的时间很短，很陌生，怎么才能把宝哥哥和林妹妹的戏演好呢？

在回去的路上，晓旭主动对我说：“人物分析得怎样了？”“正在写呢！”我不敢看晓旭，看着别处回答她。这不对啊，她是林妹妹，我怎么说话不看她呢？我一下意识到了，就回头看着晓旭：“你快写完了吧？”“我已经写完了，因为对我林黛玉太熟悉了。”晓旭确实很像林黛玉，不但外形象，连气质都很像。

她那时体重不到八十斤，我问过她：“你是南方人吧？”晓旭说：“不是，我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鞍山的。”“怎么长得像我们南方人，还特别像江浙一带的女孩子。”她就笑，不回答，很害羞，还有一丝自豪的劲儿在里面。

作为扮演林黛玉的演员，必须要琴棋书画都通晓，晓旭很好学。拍“黛玉抚琴”，黛玉要弹奏一曲《高山流水》向宝玉倾诉心声，不想情到深处，弦断音绝。这是一场韵深意浓的戏，晓旭对古琴一窍不通，我问晓旭是不是要导演找替身拍，她不答应。第二天她就到中央音乐学院找了一位老师要学琴。老师是个女孩子，她要晓旭弹给她听听。晓旭说：“怎么让我弹啊？我一点都不会！”老师睁大眼睛：“你一点也没学过？”晓旭说是。老师惊讶地说：“我学了四年，才像

现在这个样子。你从来没有学过，后天却要弹‘流水’？不可能！”晓旭说拍的时候不是要求她全部弹，只弹几个小节就可以了。老师说：“只好这样了，热炒热卖。我弹一小节，你记住，照样弹一次。”

老师把一小节的泛音反复弹了三次，就让晓旭弹。晓旭回忆着老师的动作，断断续续重复出来。老师夸她记忆力不错，给她纠正了手势，又继续往下弹，晓旭跟着模仿，竟然可以连续弹奏几个小节了，把她们两个人给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晓旭说这样死记会忘记，要老师给她琴谱。老师说：“琴谱像天书一样，你能看懂吗？”晓旭得意地说当然能看懂，因为在圆明园培训的时候古琴老师专门讲过怎样看琴谱。老师不信，晓旭照着琴谱弹起来，还不觉得难。这样苦练了整整两天，老师拍着晓旭的肩膀说：“你可以出师了，去吧，可以蒙混过关了！”

拍摄那天，我对晓旭打趣说：“架子摆得不错，弹一曲来听听！”她气我：“我不想对牛弹琴！”把我气得转身就走了，看她会不会出洋相。

王导问她：“怎么样，不会穿帮吧？”晓旭居然自夸：“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还能错吗？”哈哈，自我感觉真是太好了。现场的录音机放出“流水”的音乐声，黛玉也开始专心抚琴，我凝神聆听，宝黛的心在音律之中互相撞击和寻求，随着曲子进入到高潮，“啪”的一声，琴弦断了。

“好！”王导抬起头，“没想到，晓旭还是音乐学院的高才生哪！”

10

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

之后的几个月里，韩洁成了宏雅期货的焦点。除了一个星期的集中式培训外，公司给新招聘的员工开了个期货账号，让大家自费做单。培训结束的时候，实盘成绩作为考核标准。韩洁只操作了一个月，资金就翻了一倍。

2002年，深圳的期评家并不多，尽管期评家是新兴词汇，但似乎因为股评家的臭名昭著，期评家也好不到哪去，谁叫这两个都师出同门呢？但不管怎么样，何平还是一脸笑容地接受了肖总的安排，这样至少可以很快提升他的知名度。何平每周三都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大师的形象。而在电视台传授投资技巧的三大武器就是数浪、炒消息、弄点易经八卦等玄乎的东西来预测期价的涨跌。做了没多久，何平在业界已经开始小有名气。

这天晚上，韩洁心事重重地走进电梯，心事重重地按了11层，又心事重重地打开了自己家的房门。这个40多平米的房间被韩洁收拾得一尘不染，布置得古色古香，迎面是一幅发旧的水墨画，东边靠墙放了一溜书架，一个个抽屉上面还留有写在纸上发了白的兰亭序。

韩洁一直记得姐姐最后一次来看她的情景。那天清晨起来的韩洁忽然发现姐姐已经离开，餐桌上放着已经准备好了的早餐、一个字条、一张银行卡、一块姐姐一直戴在手腕上的劳力士手表！

那天是1996年9月3日。那个晚上的一个电话送走了韩洁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那天的电话铃声很刺耳，韩洁拿

资金方面的问题，我们这边计划共出资5000万，我再找关系让达新集团出资5000万。”

何平不明白所以地问：“林总，这是一笔可以挣起码上亿的好买卖，干吗要和秦雄一起干？不如林总你一个人干。”韩洁觉得何平并没有理解林峰的意思，便打圆场，“有钱要大家挣，大家挣，才能挣大钱！林总是挣钱大的，不是挣小钱的！”一直沉默的吴宏提出反对意见：“我看这件事儿不那么简单。秦雄过去操作市场是出了名的，怎么会明知是套偏要钻呢？弄不好上他反咬一口。到时候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们还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油水？”

“秦雄和林总不一样。林总是要万无一失才肯去投资的，但秦雄身上有赌性，从他过去的战绩就能看出来，而如今达新集团已经不是他一股独大，他的权限有逐渐收窄的可能，此时，我们就是利用他想赌一把的冲动，去钓他。”吴宏在边上听着，看着，似乎不相信说出这些话的人就是多年前在古镇小河边回头对她纯真一笑的女生，他拿不准韩洁这个女孩到底想要什么，她爱的是什么呢？她有真爱吗？

何平接着韩洁的话又说：“是啊，只要秦雄上钩，其他人都会上来。后面有银行又有达运，只要他被卷进来，林总就有了一座金山！到时候秦雄不过林总的洗钱机。”

吴宏看着听着身边的一切，忽然觉得其实自己和他们之间离得很远，为什么胜利就必须以伤害别人来作为代价呢？如果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赚取巨额财富，他宁可不要。